

电视剧文学剧本

十月围城

THE STAND-I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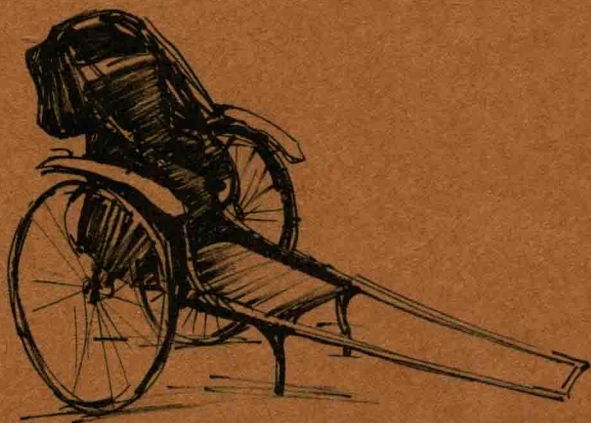
4

卞智弘

吴楠

周鹤洋

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视剧 文学剧本

十月围城

THE STAND-I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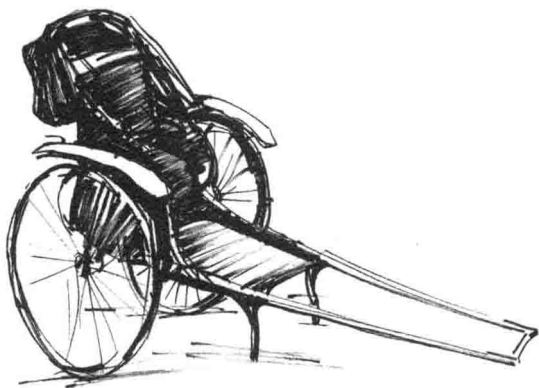
4

卞智弘

吴楠

周鹤洋

著



2014·北京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月围城: 电视剧文学剧本/卞智弘, 吴楠, 周鹤洋 著
—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14. 6
ISBN 978-7-106-03941-7

I. ①十… II. ①卞…②吴…③周… III. ①电视剧
文学剧本 IV. ①I235.2
核字 (2014) 第121008号

剧本策划: 林黎胜
出品人: 张波
策划编辑: 默媛静
责任编辑: 张晗 张惠君
封面设计: 常魁
版式设计: 裴鑫蕴
责任校对: 徐娅
责任印制: 庞敬峰

十月围城: 电视剧文学剧本

卞智弘 吴楠 周鹤洋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 邮编100029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
Email: cfpypg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张/44.5 插页/8 字数/1238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3941-7/I·0936
定 价 99.80元 (全四册)

目 录

第 四 十 二 章	001
第 四 十 三 章	026
第 四 十 四 章	049
第 四 十 五 章	072
第 四 十 六 章	096
第 四 十 七 章	121
第 四 十 八 章	146
第 四 十 九 章	169
第 五 十 章	195
第 五 十 一 章	223
第 五 十 二 章	249
第 五 十 三 章	274
第 五 十 四 章	299
第 五 十 五 章	323
代 跋	346

第四十二章

李宅后花园

阿纯和区舒云并排坐在假山边，都无话。

风吹过，花瓣飘落到阿纯肩头，飘落到区舒云肩头。

区舒云：“阿纯，对不起。”

阿纯：“舒云姐，你尽力了。”

区舒云又哭了。

阿纯反倒淡笑：“阿四哥既然要帮革命党，就可能会死，他自己知道。”

区舒云：“可革命党还怀疑他。”

阿纯愣：“怀疑什么？”

区舒云想了想，还是说了：“怀疑他出卖革命，说给革命党送枪送子弹，可最后送的是空枪。”

阿纯摇头：“他不会的。”

区舒云：“我知道他不会，可革命党就是怀疑他，因为送到革命党手里的是空枪。”

阿纯：“那肯定有别的原因。”

区舒云：“是，我要向他们证明，可证明不了。”

阿纯：“不用证明。我不怀疑他，你也不怀疑他，这就够了。”

区舒云愣，被阿纯的坚定、单纯、美好感动。

区舒云：“阿纯，你真好。我就从来没这样想过。”

阿纯静静地望着水面：“那是因为，你，还有秦先生，你们都希望阿四成为李重光，所以会在意他是不是真的在帮革命党。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只在意他是不是还是阿四哥，他只要还是阿四哥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”阿纯的眼泪落入水中，她掩饰地别过头去。

区舒云听呆了，这才理解阿纯的心思，爱情其实就这么简单！

阿纯忽然道：“舒云姐，秦先生喜欢你。”

区舒云愣住了。

阿纯：“前两天秦先生发高烧，叫的是你的名字。”

区舒云怔着——这本该是她最高兴的事，但此刻听来，却毫无兴奋之感。救不了阿四，她对秦少白也忽然失去了感觉，这是因为爱情，还是因为什么？她不知道！

阿纯：“我知道，姐姐喜欢秦先生，也喜欢阿四哥。至少，姐姐是最想救阿四哥的人。可救不了，这就是他的命。别难过了，我们去看秦先生吧，他今天要出院。”

区舒云摇头，再摇头。

阿纯：“至少该让秦先生知道，阿四哥对得起革命党，要不然，他真的白当李重光了。”

区舒云愣住，又缓缓点头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
李宅青云巷

静悄悄的李宅。一个黑影出现在院墙上。

黑影顺着院墙爬了几步，悄悄跳进青云巷内。

李宅后院

李重甲正检查后院，该关灯关灯，忽然看到一个黑影一晃，接着不见了。

李重甲警觉，也不吭声，悄悄走过去查看。

从靠墙的一块木板下露出一双鞋，李重甲看在眼里，悄悄摸出匕

首，拉开木板的同时匕首指了上去——

“什么人！”

黑影中的人一动不动。

李重甲愣住了：“小丁？”

果然是小丁，咧嘴哭道：“大少爷……”

李宅后院柴房

油灯前，李重甲听完了小丁的哭诉。

李重甲沉痛地：“小丁，你受苦了。眼下，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，重光也要被砍头了。”

小丁大惊：“二少爷要被砍头？”

李重甲点头，一脸沉重：“区抚台彻底倒台，疯了，革命党又被四处追索。所以，弹药车被劫，被替换，这些事已经不重要了。这全都是铁山的阴谋。”

小丁：“可我爹不能白死啊。还有，铁山他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大少爷，这几天我都在想弹药、想起义的事，我觉得革命党里头肯定有内奸。”

李重甲不动声色：“你怎么看？”

小丁：“我想不清楚，可我觉得必须把弹药车被劫的事告诉革命党，他们应该知道起义为什么会败，他们不能误会是二少爷和我爹没给他们送枪，他们还得想办法救二少爷！大少爷，我爹他死不瞑目啊！”

李重甲想了想：“你说的对，明天一早，我们俩去找秦先生。”

小丁：“秦先生被救出来了？”

“对，是我救的他。”李重甲不愿多谈，起身，“你先去休息，注意别让人看见你，现在家里也很不太平。”

小丁起身：“我明白。刚才那番话，我对谁都不会说。”

李重甲：“刚才有人看见你没有？”

小丁：“没有。”

李重甲：“好，你先去，我再想一想。”

小丁往外走，快出门又站住了，回头。

小丁：“大少爷，二少奶奶在不在？我想见二少奶奶。”

李重甲：“见她有什么用？明天先去见秦先生吧。”

小丁：“可是……好些事情，二少奶奶总该知道，包括秦先生怎么被抓的，二少爷那天都干了些什么。”

李重甲：“这些情况我都说给二少奶奶了。”

小丁：“我知道。我就是觉得二少奶奶也许还能有办法。”

说着，小丁不太甘心出了门。

“等一下。”李重甲又叫住了小丁。

李重甲：“我问你，你觉得二少奶奶跟二少爷真是夫妻吗？”

小丁愣：“他们……我不知道，可他们至少是哥们。”

李重甲笑笑：“你过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，你就明白了。”

小丁走过来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往那儿看。”李重甲指着墙角暗处。

小丁看不清，正探头看，脖子上忽然挨了重重一切，晕倒在地。

李重甲冷淡地：“你非找死，别怪我。”

李重甲四望，找出一个麻袋，把小丁往里装。

破旧的小推车，李重甲把装了小丁的麻袋搬上去，正要扎口，从外边远远传来区舒云的喊声：“李重甲！大少爷！”

李重甲一惊，吹灭了油灯。

李宅后院

区舒云一路找过来：“重甲！李重甲！”

李重甲出现了：“舒云，怎么了？”

区舒云焦急地：“刚才顺子说，看见一个人，特别像小丁！”

李重甲：“小丁？在哪儿？”

区舒云：“说就在花厅那边，可去找他，又不见了。”

李重甲：“别声张，我们去看看。”带着区舒云急匆匆往外走去。

李宅后院 / 柴房

四下里静悄悄的，李重甲一个人往柴房走来。

推开门，李重甲擦亮一根火柴。

小推车还在，麻袋也在，小丁却不见了！

李重甲大惊，匆匆跑到后院，四下里寻找，手里紧握着匕首。

李重甲的目光定住了。

墙角擦着几块砖头，可以看出，刚才有人从这里爬了出去。

李重甲眼里闪过不安，盘算着。

火神庙铁山禅房

铁山拿着几张纸翻看。铁刚站在一边。

铁山：“制造局有周志民这么个人吗？”

铁刚：“有，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，他三弟参加了同盟会，不过兄弟俩早就断绝了关系。”

铁山把纸扔到一边，头一张纸上略带歪扭的大字隐约可见：东山孙家台孙阿六：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。

铁山拿起一个布钱袋看着：“陈幼文？”

“也是关在他隔壁的乱党，应该是托他把钱交给家里人。”铁刚哂笑，“这个陈幼文，死前吓得尿了裤子，一个劲儿求饶。”

铁山没笑，凝神看着布钱袋上竖排写着的几个字：

陈幼文，佛山正一街，为国捐躯。

字仍显歪扭，但可以看出写得非常费力、非常认真，没一个别字。

铁山：“这些字都是阿四写的？”

铁刚：“是。他一直在写，写了好多遍，把那些纸都用完了。”

插入画面：牢房内，阿四一直在埋头写着，一张张草稿上写满刚才出现过的字眼……

插入画面：陈幼文被拖出牢房去枪决时的场景。

插入画面：处决的枪声一响，阿四浑身一震，犹如自己中枪。

铁山闭着眼：“他为什么不给自己写遗书？”

铁刚：“我问了，他说自己没什么可说的。”

插入画面：昏暗的牢房，阿四将几张纸和那个钱袋交给铁刚。阿四一脸平静。

铁山鼻子“哼”了一声：“给他那两个女人也没留话？”

“没有。”铁刚想了一下，“大人，我看这小子也有点疯，真把自己当李重光了。”

铁山沉思地：“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一个车夫，懂什么叫为国捐躯？懂什么叫革命？”

铁刚愣，他还从来没这样想过：“刚才觉得……他肯定不懂。他是为了向李玉堂报恩。”

铁山：“可李玉堂已经死了。李家知道他不是李重光的，怕也不在少数。革命党又以为是他运送了假武器，坑害了革党。他为什么还不赶紧承认自己是个车夫，跟革命没关系，也许还能保住他的小命？”

铁刚跟着琢磨：“也许，他以为反正是个死，不如硬挺到底，落个仁义。”

铁山：“仁义，革命，这些词儿对一个车夫都太远了。普通人但凡有一线生机，才不会管这些。可能你一开始说的对，这就是他跟李玉堂之间的一个承诺。”

铁刚点头：“倒是个重承诺的人。那大人要不要再不见见他？”

铁山琢磨着：“我还是成全他吧。把名册拿来。”

铁刚：“嘛。”

“他替同牢写的那几份绝命书，你都帮他带到。”铁山起身，走到窗前。

“嘛。”铁刚答应着，把那几张纸和钱袋子都收了起来。

铁山望着黑暗沉思。

“大人。”

铁山回头，铁刚已经把勾诀名册摆好，他走过去坐下，翻看，上面是一列列的名字，所有名字都已经打了红勾。

翻到最后一页，几列名字中，“制造局总办 李重光”等字赫然，是仅有的没勾诀的。

铁山看着“李重光”三个字，犹豫。

铁刚静静地在旁边等着。

半晌。

铁山还是提起了朱笔，蘸了印泥……

铁山正要落笔，一个亲兵匆匆进来：“大人。”

铁山停笔抬头，亲兵上前，附耳低语了两句。铁山点点头，亲兵退下。

铁山想了想，对铁刚：“李重甲要见我，我们先出去一趟，回来再勾阿四。”

朱笔放下了。

沙面街道

路灯下，一辆普普通通的马车行驶着。

行驶的马车內

铁山闭目养神。

铁刚：“大人，您又好些日子没去看小姐和公子了。奴才觉得，不如干脆置个院子，把小姐公子都安置好。”

铁山：“怎么突然想起这个？”

铁刚：“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省城太平些了，忽然想起来。大人请休息吧。”

铁山睁开眼，看着铁刚：“你今天去看他们，见到什么了？”

铁刚不吭声。

铁山：“有什么说什么。你都不跟我说心里话，还讲什么仁义、忠孝？”

铁刚：“是，大人。小姐和公子都挺好的，奴才就是觉得，他们整天见不到大人，怪可怜的。”

铁山：“还有什么？”

铁刚：“那奴才只好斗胆说了。小姐快八岁，公子也有六岁了，正是学东西的时候，总在教堂，他们受洋教的影响很大，奴才不清楚大人以后的想法。还有……”

铁山凝神听着。

铁刚：“还有就是，奴才见他们跟李家的大小姐走得很近，今天奴才送蔬果去，他们正跑出来要去李家找李小姐，奴才好说歹说才劝住了。”

铁山皱眉不语。

闪回：

小初和小新忽然跑出唱诗班队伍，拉住李念慈问话，听了李的解释，二人都站住了，担忧地望着李念慈的背影。

铁山：“铁刚，你想得太多了。”

铁刚一惊：“奴才多事，大人自有大人的想法。”

铁山又闭上了眼。

某店铺二楼（出现过的、铁山和李重甲秘密见面地）

“大人。”李重甲起身，要行礼。

铁山快步上前，亲热地扶住：“你我已是兄弟，叫大哥。屁股上的伤好些没有？”

李重甲：“谢大哥馈赠良药，已经结疤了。”

二人坐下，李重甲的坐姿稍显别扭。

铁山叹口气：“桂祥那边，我不能说透，结果害你吃了大苦头。”

李重甲：“我明白。小弟既然立了大志，这点苦不值一提。”

铁山赞赏：“好，好。你我兄弟同心，必可成就不世之功。……有什么情况？”

李重甲：“秦少白今天伤愈出院，我陪他参加了一个高层会议，他们一方面是总结失败教训，一致认定是李重光用假武器坑了他们。另一方面，他们要谋划新的起义，听起来规模会更大。”

铁山听得很认真，“那李重光被我抓了，他们怎么看？”

“他们觉得是您跟他在演戏。”李重甲笑了笑，“所以，最有意思的就是，我听说偏偏是总督下令杀李重光，这样最好，乱党就始终蒙在鼓里了。”

铁山点头笑笑，心里却很厌烦这种小人之态。

李重甲：“除秦少白以外，其他几个头目对我都很信任，一有重要情报，我会立刻汇报。紧急找大哥，还有两个问题。”

铁山：“你说。”

李重甲：“一个是那天巡防营劫换弹药车时，被一个绰号小丁、大名丁宝全的人溜走了，他是阿四的贴身跟班，与秦少白也很熟。今天被我撞见，可没能下手杀掉他，他对我已经起了疑心。”

铁山点头：“丁宝全，我让人加紧通缉，不能让他活下去。另一个问题？”

李重甲迟疑了一下：“大哥，有话我就直说了。我需要位置。”

铁山看着李重甲，不吭声。

李重甲：“革党作乱，经费来自海外，主力仍是新军。我虽然进了广州革党的核心，但如果我在新军中没有位置，话事权就不会太大。”

铁山：“这两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关键是，给你多高的位置，如何给你位置，才不会让秦少白他们对你起疑？”

李重甲见铁山认可，心里松了口气：“大哥以前讲过一个原则，对事不对人。李重光谋反当死，但我没参与新军哗变，朝廷又正当用人之际，所以宽大处理，让我回制造局，或者回新军，做排长也好，队长也好，重新磨练。另一边，我可以对秦少白做番解释。”

铁山沉吟不答。

李重甲心里一冷：“大哥若觉为难，那就算了。”

铁山：“排长、队长，连管带都嫌小了，至少官复原职——统带，而且是实权。”

李重甲又惊又喜：“可是……”

铁山伸手制止：“我承诺过，除掉乱党和贪官后，举你做封疆大吏，统带算什么？现在贪官已除，乱党也除了小半，我尚未兑现，你为成大事，自甘受苦，我又岂能亏待你？”

李重甲做感动状：“大哥厚意，重甲领会，只是，对革命党那边怕要费口舌解释。”

铁山想了一会儿，抬头看着李重甲：“贤弟，我想跟你谈件私事。”

李重甲：“大哥请讲。”

铁山：“你是不是有个同胞姐姐，叫李念慈？”

李重甲愣了：“有，怎么？”

铁山：“我想娶她，托你做媒。”

李重甲全然懵了：“这……这从何说起？”

铁山起身走动。李重甲也站起来，看着他。

铁山：“重甲，你姐姐不认得我，但我认得她，而且真心喜欢她。其中原委，一时很难讲清，以后我会讲给你。但第一李家恨我，婚事听起来匪夷所思，其次我结过婚，太太去世了，只能娶她做续弦，委屈她，所以我只好把这番心思压在心底。这两天，因为考虑要给你位置，这件事它就总来找我，我忍不住想，若我们真能结为姻亲，我再提拔你，革命党那边就没道理再怀疑你了。你我兄弟亲上加亲，你又可以在革命党那里大展手脚，参与谋划，尽快把黄兴、孙文之流全都吸引到广州来搞起义，我们好将他们一网打尽！”

李重甲仍然反应不过来：“可是，我姐姐……大哥你确定是她？”

铁山：“不会错的。关键是你愿不愿做这个媒？”

李重甲：“我当然愿意。”

铁山：“你姐姐那里，能否说服？”

“很难，我会尽力。”李重甲是真觉得很难，忽然又想起什么，“那阿四怎么办？”

铁山：“你可以跟你姐姐说，如果她答应婚事，我就放掉阿四，让他自生自灭。”

李重甲：“大人真想放了阿四？”

铁山：“你觉得阿四还重要吗？”

李重甲只好附和：“也是。”

铁山：“如果你姐姐不答应，我就没道理放阿四了。当然，不管你姐姐答不答应，都丝毫不会影响你我兄弟的关系。”他深望着李重甲。

说不影响，但到手的统带就要打水漂，此后清廷和革命党这两只船也未必好踩，一场豪赌就不够有底气了——李重甲何尝不明白？

李重甲：“我明白。明天一早我就跟我姐姐说。”

铁山郑重地：“兄弟，拜托了！”

教堂医院办公室

李念慈看着李重甲，像刚吃到一只苍蝇。

李念慈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李重甲：“我也觉得匪夷所思，当时就骂了铁刚。可铁刚说，如果你答应婚事，铁山就考虑放了重光。”

李念慈愣住了：“真的？”

李重甲：“他再三说，这是铁山的原话。但你要是一天内不给答复，他就不管了。”

李念慈震惊，想着，慢慢摇头：“可我，怎么会嫁给李家最大的仇人？而且我没见过铁山，铁山为什么会说……这件事太胡闹了！”

李重甲：“是啊。我也全不明白。姐姐你想，是我去求铁刚，问他还有没有办法能救重光，结果，他言之凿凿地提出这么件事来，回来的路上我还一直在想，你是不是跟铁山见过面，可你不知道？”

“我不可能见过他。我不认识他。一听这个名字我就恶心，我恨不得……”李念慈禁不住发抖，克制自己，“上帝宽恕我”。

李重甲看着姐姐，真心同情，叹了口气：“那就算了。我去回绝铁刚。”

李重甲往外走。

李念慈：“等一下。”

李重甲站住。

李念慈：“重甲，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开玩笑？他们……真可能放了重光？”

李重甲语气沉重：“我觉得他们不是开玩笑。可是，姐你不会开玩笑吧？重光……他毕竟是个外人，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心上人，你愿意为了一个外人，赔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？”

李念慈摇头：“他不是外人。重甲，重光不是外人。”

李重甲感到一股深深的嫉妒，也不说破：“我知道，重光不是外人。姐，这样的事，我不知道能说什么，你必须自己做决定。”

李念慈心乱如麻：“重甲，我要想一想，我要安静一会儿。”

李重甲走到门口，又回身看着李念慈。李重甲的心思也有些乱了——原本希望李念慈答应婚事，是为了自己往上爬；但李念慈为了阿四要答应，他又希望李念慈拒绝婚事。就这么一个要死不死的臭拉车的，至于让姐姐这样吗？为什么？

教堂内

五十多岁的梁神父：“孩子，要问自己，让你痛苦的到底是什么？”

李念慈显然刚刚哭诉过，她想了想：“为了救我弟弟，任何苦我都愿意受。这些天，我也是这样祈祷的。可是，让我嫁给李家最大的仇人，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，我会有许多罪恶的想法，我甚至想我会杀了他，”痛苦地摇头，“我会受不了的……”

梁神父：“没有仇人，也没有杀人如麻的恶魔，只有可怜的、迷

路的人。”

李念慈一愣。

梁神父：“主说，‘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’？”

李念慈轰然醒悟，半晌：“我明白了，Father。‘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本国的子民，要爱人如己’。我应该尽力去爱那个人，嫁给那个人。对不对？”

梁神父没有马上回答，等了一下：“你马上想到了‘爱人如己’，非常好。但爱人如己，首先意味着，你要爱自己，要合情合理地爱。如果你一味压抑和牺牲自己，你能真心地、持久地去爱别人吗？尤其是这个人将成为你的丈夫，一生一世。”

李念慈愣住了，又陷入痛苦。

梁神父：“所以，要追问，真正让你痛苦的是什么？”

李念慈思索了好一会儿。

闪回：初见文先生的场景，两个孩子扑向文先生，文先生沧桑、开心的父亲笑容。

李念慈急着赶回家，文先生提出送她一程。

流血镇压的那个早晨，圣洁的唱诗声中，弹钢琴的李念慈，看到文先生泪溢眼眶。

李念慈：“Father，你说的对。真正的痛苦不是来自我不愿为我的弟弟牺牲，而是来自我还没有准备好放弃世俗幸福。我……已经爱上了另一个人，或者说，我以为自己爱上了他，所以在内心深处，我觉得如果嫁给广州将军，我就再也没机会过自己想要的尘世生活了。”

梁神父点点头，思索着：“这才是比较麻烦的事。但认清它，也许你可以求得主的引领。”

梁神父慈爱地摸了摸李念慈的头，离开了。

李念慈一个人站在那里。